

陳 嘉 庚

鄭良編著

新潮出版社刊行

一九五二年六月初版



陳嘉庚

鄭良編著
新潮出版社刊行

陳嘉庚

鄭良著

求實出版社發行

目次

一	誕生在「延平故壘」邊	一
二	童年時代所受的教育	四
三	在新嘉坡學商	六
四	替父親還清了債務	一〇
五	加入革命同盟會	一四
六	將全部不動產充作集美學校基業	一七
七	創辦廈門大學	二一
八	「辦工廠好比辦師範學校」	二五
九	「避賊過老虎」	二九
一〇	響應反日的「民族革命運動」	三二
一一	組織南僑籌賑總會	三六
一二	提案攻擊汪賊	三九
一三	同國觀光使黑白更分明了	四三
一四	與貪污匪特作無情的鬥爭	五一
一五	動員華僑抗敵後避難爪哇	五九
一六	協力推翻反動政權	六三
一七	參加新政協以後	六九

一 誕生在「延平故壘」邊

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是中國多難的一年，日本藉口琉球漁民被台灣土番所殺害，派兵攻佔了台北。陳嘉庚便在這樣的一個年頭，誕生在福建省同安縣的集美村。

陳嘉庚的祖先，原是河南光州固始縣人，遠在幾百年前，避難到福建來，便在集美村落了戶，到現在已經經過二十幾代了。

集美村與廈門隔著海灣，距離只有十多海哩。廈門是島，集美村恰好在大陸的終點，土人原來叫它做「盡尾」，後來却寫作「集美」，也有寫作「薄尾」的。村的西邊，靠近薄江，東邊看過去是金門島，南邊是海，雲山萬疊，廈門隱隱約約可以看得個大略。三面都是水，只有北面枕著天馬山，到處樹木陰翳，高出樓屋，本是個山青水秀，自然景色絕好的地方。

近海有高高的山脊，巖石崢嶸，鄉成功的故壘就在那兒，殘垣好幾丈，砌著石塊做了個門，劃着「延平故壘」四個大字。有一口井，叫做「國姓井」，是成功手鑿來供給軍士飲用的。井並

不深，離海只有幾十步，但是水味却是淡的。它的旁邊，榕蔭紛披，村屋錯落，陳嘉庚就在那裏誕生的。

集美人口只有五百家，約二千多人，都是姓陳的。因為土地貧瘠，可耕的並不多；同時，由於日本新興資本主義的發展，急切需要向外掠奪殖民地，於是日本帝國主義竟追隨先進帝國主義國家之後，侵佔和剝削中國人民，使中國農村急劇破產，農民無法自存。集美村的村民，便在這種情形之下，紛紛被迫到海外謀生去了。留下來的都靠捕鱸來維持生活。全村漁船大約有九十多艘，每艘三個漁夫。

陳嘉庚的父親紀伯公，在陳嘉庚幼小的時候，也便渡海到新加坡經商去。於是養育陳嘉庚長成的責任，便落在仁慈的母親的身上了。

也許是因為誕生在民族英雄的故壘邊，時常聽到了鄉人們述說關於鄭成功勇敢抗清的故事，陳嘉庚小時便有偉大的抱負；也許是生長在山水之鄉，陳嘉庚小時便有山鄉居民的樸實忠厚，和水鄉居民的勇敢無畏的性質；就是後來他的意氣磅礴，始終為正義而呼號，為大公而奮鬥，也多少是為了小時曾經受那英雄古蹟和那山水自然景物的陶冶。

當黑夜的薄江，漁火熒熒，一個和丈夫遠別的婦人，一個從小父親就到海外去謀生的孩子，

和他的小弟弟，每每憑欄遠眺，大家都不說一句話。有時加「淒風苦雨，更使母子們無限心酸。又誰知在那漁火閃爍之下，在那苦雨淒風夾襲的村家之中，竟蘊藏著未來的「華僑旗幟，民族光輝」（註一）哩！

（註一）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八日重慶陳嘉庚安全慶祝大會開會時，毛澤東主席送了一幅單條，上面寫著這樣的八個字。

二 童年時代所受的教育

九歲上那一年（一八八二年），陳嘉庚進入本鄉的私塾去唸書。他的天資和平常人一樣，並沒有什麼特別出色的地方，不過用功却是過人的。私塾裏的教師是從別個地方來的，依照過去的慣例：塾師來塾只教了一個多月的書，便須回家一個月或半個月，去享受天倫的樂趣。學生也便遷空得到了一個月或半個月的假期。但是勤學的陳嘉庚却嫌他時教時輟，學不了什麼東西。

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法蘭西帝國主義者爲了資本主義的積蓄，經略安南，引起了中法的戰爭。清廷就以戰勝而向法蘭西乞和，訂下了喪權辱國的條約。清政府的頹敗無能，陳嘉庚是從塾師的口裏聽到了的。

那時候一般私塾裏所採用的課本，不外是三字經和四書這一類，文字艱深自不在話下，塾師又不解說，這樣懵懵懂懂地讀了幾年，絕不知道所讀的是什麼，正如俗語所說的「唸書歌」罷了。好玩的學生自然是不計較的，可是有心向學的陳嘉庚却感到不滿足，每每要求塾師解說書中的

意義，塾師只是敷衍塞責，不肯答應他的要求。直到陳嘉庚十三四歲的時候，塾師拿四書註來教他，這才稍稍有了解說了。但經書一類，第一因為年代久遠，輾轉翻印，錯字着實不少；第二因為古時的語法和現代的語法習慣有所不同；第三因為書中有很多成語，不能憑單字單詞的意義連貫而得；漢代學者的解說既不可靠，宋代的註解家也錯誤百出，將教後學的人怎樣能得到它的精義呢？塾師對於經書，最多是一知半解，作為塾師的「弟子」的陳嘉庚，即使怎樣用功研讀，充其量也只有一知半解罷了。至於把這種書來當作課本，將封建思想的毒素灌輸給學生，更是意中的事。

陳嘉庚童年時代所受到的，就只是這樣的教育。到了十七歲那年（一八九〇），跟着塾師的逝世，鄉塾停辦了。陳嘉庚便在這一年的秋天，把先人所遺給他在廈門僅有的一點產業，讓給他的弟弟，渡海前往英帝國的殖民地新嘉坡謀生去了。

三 在新嘉坡學商

現在的新嘉坡已是所謂東南亞的一個大商埠，而且是英帝國的黃金庫，人口將近百萬，華僑佔七十六萬有奇。但在六十年前，當陳嘉庚初次登岸的時候，却只是一個擁有十七八萬居民而華僑約佔十二萬人的小都市。當時英國急急需要開發他剛獲得不久的海峽殖民地（海峽殖民地包刮新嘉坡、馬六甲和檳榔嶼，一八六七年四月一日正式歸英帝國所統治），在貿易方面，便採用自由的政策；在產業方面，便鼓勵我國人移殖，靠着我國人替他開拓荒地。由於我國人的耐勞耐苦，克勤克儉，漸漸地起家的，不在少數。陳嘉庚的父親，也因為勤儉的結果，早在新嘉坡吊橋頭開了一間「順安」號的米店，並創設一所碾穀廠，而且擁有地皮、屋業等等。

陳嘉庚初到新嘉坡的時候，便在他父親所經營的順安號米店裏學習商業。這米店是向中南半島的暹羅、安南、緬甸幾個地方的米行採買白米，然後賣給新嘉坡的零賣米店、和外地的商店的，那時候陳嘉庚的父親久已不管理這業務了，順安號米業是交給陳嘉庚的族叔經理的，碾穀廠的

欸項也是由順安號出入。雖然稍有資產，但是銀根很是支絀，每月買入的白米約二萬多元，常常拖延到五六十天才能還清。

陳嘉庚十九歲那一年，他的族叔回鄉去了，順安號米業和碩我廠等欸項都交給他掌理。就在那年，他的父親又新創了一間黃梨罐頭廠，叫做「日新號」。

陳嘉庚的父親在新嘉坡娶了一個庶母蘇氏，生性非常喜歡賭博，常常趁着機會到外面去，或是招引婦女們到米店樓上來聚賭，陳嘉庚很覺得不便。蘇氏有一個螟蛉子，年齡還是幼稚，打天兒嬉戲度日。

一八九三年的秋天，陳嘉庚已經二十歲了，忽然接到他的母親來信，要他回鄉去完婚。陳嘉庚便於那一年的冬天，遵着慈母之命，媒妁之言，在集美鄉結婚了。

第二年即甲午那一年，中日戰爭爆發，結果中國空前大慘敗，喪失了廣大的領土，負了鉅額的賠款，簽訂了屈辱的條約，充分暴露出中國社會的落後，顯示滿清政府的昏聩與衰老，具體地確定了中國殖民地化的命運。陳嘉庚知道清廷政治的腐敗，外交的失策，軍事的無能，又眼看集美村的鄉民，常常受到污吏所欺凌，所以無意久居故鄉，只再跟從塾師補習了一點比較實用的文字，便在一八九五年的夏天，再度渡海到新嘉坡來了。

• 8 •

這回陳嘉庚仍舊在他父親所開設的順安號服務，公忠職守。不幸在一八九七年的冬天，陳嘉庚幼年時代相依爲命的慈親竟一病不起，同世長辭了，停柩在故鄉的家裏，等待他回去完葬。他的父親爲了一時找不到替理的人，不許他奔喪。這時孝子的心，該是怎樣的焦灼呀！

一八九八年（光緒廿四年，戊戌）的秋天，陳嘉庚將業務還交給他的族叔（那時已再到新嘉坡來）掌理，再度回到他的故鄉去，擇地安葬先慈的靈柩。可是地師却說正穴方向不合，要等到兩年以後，才可以埋葬。陳嘉庚只得將慈母的靈柩，暫厝在正穴的旁邊。

一八九九年（光緒廿五年），美國資本主義深恐日本獨斷了中國，提出所謂中國門戶開放的宣言，結果却使中國淪爲國際共管的半殖民地。外國商人紛紛將他們的剩餘資本移植到中國來，在中國設立工廠，加深剝削，使中國農村奔向破產的前路，使佔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的農民急劇地墮入失業恐慌的深淵。從此中國雖名爲獨立自主的國家，實際上已被帝國主義四分五裂，險象環生，岌岌不可以終日。陳嘉庚便在這一年携着他的妻子和胞弟敬賢，第三次南渡到新嘉坡來。

這幾年來，順安米店和黃梨廠各業的業務都有進展，地皮屋業也大大地漲了價，得利可是不少。那時蘇氏的螟蛉子已經十六七歲了，黃梨廠出入欸項，常常由他經手；蘇氏賭博的資本，每由她的螟蛉子任意支取。但是陳嘉庚却始終抱公忠盡職的心，無論在洋或回鄉，都不私蓄一文

• 7 •

錢，也不顧家裏婦人有私蓄。

一九〇〇年（光緒廿六年）的初冬，陳嘉庚第三次回鄉，改葬先慈的靈柩。

這年，八國聯軍攻陷京師，進一步的侵略中國。在福建，雖然由於閩浙總督許應騷曾經和辜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聯合致書給上海領事團，宣言保境安民，不接受清廷宣戰的命令，儼然以中立者自居，得免受戰爭的波及；可是不知爲了什麼原因，廈門市却發生了空前的大火災，燬燒一日餘，燬去店屋千餘間。陳嘉庚爲信稟請父親的允許，在廈門購到了一塊空地，興建店屋冊餘間，自行監督，到了一九〇三年的夏天，才建築完竣。

四 替父親還清了債務

這年七月初，陳嘉庚作第四次的南行，可是他剛踏入順安店門，便感覺情況大形衰退，各種事件都凌亂不堪，好像無人管顧的一樣。後來經過詳細調查的結果，才發現店中欠人的流動借款，竟有卅二萬元那麼多，大半被蘇氏母子和店夥所侵去。那時屋地業大降價，即使全部估價償還，還不敷約二十餘萬元，而且每年又須還付利息三四萬元，這真是使陳嘉庚大傷腦筋的事！

他的族叔幾乎日日要將事權和財務卸交給他，但是陳嘉庚却很是躊躇；後來他想到父親到了這樣的地步，正是艱危的時候，實在不應該脫離父親而他去，這才果敢地接受下來了。並立志不論久暫，凡是能力做得到的話，決代父親還清所有的債務。

一九〇四年，日本與帝俄爲爭奪東三省利權的戰爭爆發了，黃梨罐頭的銷路漸漸好轉。陳嘉庚將順安米業收歇了，在新嘉坡卜哩外的溝水港山地，建築了一所簡陋的黃梨廠，叫做「新利川」，並借款買了一副舊機器，向市面華洋商賒取各種原料，獨力經營；又承頂他父親所創辦的日

新公司，製造黃梨罐頭，賣給外國商人。三個月後，兩廠得利竟達四萬元之多。於是乎自開設一井米店，叫做「謙益」號，資本二萬元。而新利川則擴大工廠及機器設備。

後來陳嘉庚又在新利川廠附近，買到了荒地五百畝，積極研草種梨，限一年內完工，叫做「福山園」。預計兩年後，全園每季出產的生梨，足以製造黃梨罐頭二萬餘箱，不必再向梨販採買生梨了。

那年秋天，陳嘉庚另在新嘉坡梧槽港口租了一所屋子，煮製冰糖，叫做「日春」號。煮製的用具，是用蒸汽爐和內銅外鐵的煮鍋，燃料全用木屑，成本較省。製成以後，大半寄往香港、上海等地銷售。

今日馬來亞的橡樹，是英帝國獲取美元最大宗的搖錢樹，產量佔全世界的第一位。可是這東西在百年前原產於南美洲的巴西，叫做巴拉橡樹，本是野生的，後來才漸漸地用人工栽種。當地政府曉得這東西的可貴，嚴禁種子出口。一八七六年，英人威威氏將巴拉橡樹的種子七萬粒，暗中輪到幾輛的植物園去栽種，後來又移植一百棵在錫蘭島，一百棵在馬來亞的怡保，一百棵在新嘉坡。可是栽種以後，竟棄之草芥，不聞不問。華僑中也沒有人知道牠的利益。到了廿世紀初葉（英國有一個農業專家遊歷遠東，經過新嘉坡，晤見了前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博士，說是橡樹十

餘年前已在這熱帶地方試種，成績很好，現在開發茂盛，利益很大，林博士於是招馬六甲僑生陳齊賢出資合作，領地五千英畝，栽種橡樹。五六年後，賣給英人的公司，得利二百萬元。從此南洋各處聞風掀動，尤以馬來亞更爲爭先恐後，競事栽種。英京方面，也組織了許多的公司，派人來馬來亞開闢。而荷蘭政府，竟強迫印尼人，每家須栽種多少畝。加以汽車業的發展迅速，橡皮的銷路一天多似一天，栽種的競爭自然更加白熱化。

陳嘉庚在一九〇六年的夏天，買到了橡樹種子十八萬粒，栽種在黃梨園的旁邊。誰也沒有料到這十八萬粒的橡樹種子，將造福於海內外的莘莘學子，而對於發展文化，改造國家社會，盡了重大的貢獻哩！

冬初，陳嘉庚租到了芽籠橋頭印度人的一間熟米廠，每日可絞製熟米一千餘担，專銷印度。製熟米的方法，是先將粟倒入水池浸了兩三天，然後加熱氣蒸熟，在磚庭上曬乾，再運入廠裏，用研磨機磨去壳。每担比生米加價一元餘，很有好利。可是租期滿了，廠主不肯續租，硬要出賣，陳嘉庚只好把他承買下來，取號「恆美」。

這樣經營了一年，所得的利潤，竟出人意料之外，再加上黃梨廠，日新公司，謙益米店，福山園……所有的盈餘，大足以償還父親的債款，遂將地皮屋業估價給債主承受，不敷約二十餘萬

元，悉數還清。於是陳嘉庚所受高利貸的拖累，得以棄除了。

五 加入革命同盟會

一九〇五年（光緒卅三年），革命同盟會成立於日本東京，揭櫫「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建民國，平均地權」的四大綱領，集中革命的力量，確定了中國革命的對象和要求。

陳嘉庚對於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早已十分不滿；對於故鄉污吏的壓迫和掠奪鄉民，更有切膚之痛；而對於偉大的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的歷盡千辛萬苦，奔走革命，則早已心嚮嚮往，敬佩不置。自從看到了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傾向的心，更加急切了。

一九〇八年（光緒卅四年），清政府頒佈御用的所謂憲法大綱，想藉以緩和革命運動的發展，但是却把立法司法等重要權柄，都把持在皇帝一人的手裏；而改組後的內閣，中族又佔絕大多數的席位，連人民應該享受的各種自由，都被「依法」限制或剝奪了。結果只有增加人民的離心作用，使革命勢力越發擴展起來。

諸如上述的影響，陳嘉庚在卅六歲那一年，便決心的剪去了辮髮，表示與滿清政府斷絕關係。

，不再受牠的統治了。

就在這一年的春天，陳嘉庚的胞弟敬賢同集美去結婚，父親也同時回鄉去享受餘年。過了幾個月，他的父親不幸逝世了。陳嘉庚爲了營業的關係，不能抽身奔喪，祇叫他的妻子回去，喪事由敬賢料理停當。又過了幾個月，恆美廠發生火災，貨物沒有保險，都被燒燬了。陳嘉庚並不因此而灰心，迅速興工重新建築，添設機器，擴大規模，到了年底，便又完成了。

自從同盟會成立以後，孫中山先生和他的同志們曾經好幾次到新嘉坡來宣傳革命，在星洲書報社演講。由於友人林義順的介紹，陳嘉庚得認識景仰已久的偉大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並在一九一〇年，正式加入同盟會，矢志爲革命効力。

一九一一年正是辛亥的一年，清廷頒布所謂鐵路國有政策，實際上却是要將鐵路的利權，轉讓給美帝國主義者，引起了人民大大的反感，於是繼三・二九廣州起義之後，十月十日，民兵在武昌起義了！爲了各省人民迅速的響應，滿清政府到底被推翻了一！

那時候中外消息還沒有怎樣靈通，只有新嘉坡路透社電報道福建省光復的消息。陳嘉庚於是召集閩僑在天福宮的福建會館開會，會中通過組織保安會，被舉做會長，負責籌款救濟閩省同胞及維持治安。一個月內，籌款滙給閩省都督孫道仁計約二十餘萬元，並電請肅清匪患，維持治安。

原來閩省剛光復的時候，庫空如洗，民心難免搖動，欸接到後，孫都督即大事宣傳：「新嘉坡華僑滙來鉅款，贊助光復大業！」由是民心振奮，各地安定如常。

不久，孫中山先生自歐洲回國，經過新嘉坡，曾對陳嘉庚說：「同志！我到國內時如果需要，你可能籌款寄助嗎？」陳嘉庚答應代籌五萬元。後來孫先生到了上海，將赴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打電報告陳嘉庚需款應用，陳嘉庚立即如數滙去。

六．將全部不動產充作集美學校基業

現在全世界的人，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陳嘉庚的毀家興學，因為正如黃炎培所說：發了財的人，而肯全拿出來的，只有陳嘉庚一個人罷了。

一九一二年，陳嘉庚眼看腐敗的清政府已被推翻，於是熱誠內向，以為要改進國家社會，除了興辦教育以外，再沒有更好的法子，便決意在這年的秋天回到了家鄉來。

集美村陳姓分做六七房，各房自辦一所私塾，只有男生一二十人，女子却不得入學，重男輕女，也就可以想見了。這六七房的陳家人，又分做了兩大派，幾十年來常常發生械鬥，意見極深。陳嘉庚回到了家鄉，想創辦一所小學校，極力勸告閩鄉人們一致合作，不再械鬥，把各房私塾停罷，可是鄉人們却千方百計的阻止他的計劃；陳嘉庚再四向各房房長疏通勸說，好不容易才得到了他們的同意，在第二年的春天，集美小學假借大祠堂做臨時校舍，舉行開幕式。這一來，各房原有的私塾生都入集美小學，不但陳嘉庚興辦教育的初願已償，就是集美村械鬥的惡風俗，也因

• 17 •

此而歇止了。

集美小學既已開幕，陳嘉庚前往省垣福州，致察教育。回里以後，決意要建築集美小學校舍。可是集美鄉住宅稠密，而且地形是個半島，三面環海，極少空地，村外公墳墓如鱗，村人風水迷信極深，即使要建在村外，也不可得。幸好陳嘉庚住宅前村外的西邊，有一口大魚池，面積數十畝，是從前從海灘圍堤而成的，陳嘉庚就出資向各股主收買，作集美的校業，然後在池的四圍開了深溝，把掘出來的泥土移填在池裏，作校址和操場，立即鳩工建築校舍，夏間完成，集美小學便移進去了。

夏秋之交，陳嘉庚出遊同安縣各處鄉村，看見兒童成羣嬉遊賭博，多有赤裸全身的，幾將回復上古野蠻狀態，觸目驚心，急問鄉長有無設教，都說「舊學久廢，新學師資缺乏，經費奇重，無力創辦」。陳嘉庚以為同安這樣，他處可想而知，若果再不振興教育，恐將出都於太古洪荒之世，於是決意要傾家興學。

一九一三年的秋天，陳嘉庚作第五次的南渡。

第二年，歐戰發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爲了爭奪殖民地，互相殘殺，於是生產減少，財政破產，沒有餘力兼顧到東方來，中國民族資本家得以稍稍抬頭。在南洋，華僑工商業家也趁此機會

，爭相謀利。陳嘉庚租到輪船四艘，川走南洋和印度。後來又自購置了兩艘，約七千噸，航行歐亞各地。同時，更將一部份黃梨廠，改作製膠廠。兩年以後，得利竟達百萬元。陳嘉庚想到閩省文化的低落，師資的缺乏，海外僑生的異化，就在一九一七年的秋天，派他的胞弟敬賢回到集美村去，斥資數十萬元，建築規模宏大的校舍，創辦師範和中學。

集美師中校舍包括禮堂、教室、膳廳、宿舍、科學館、大鐘樓、音樂亭、植物園、大操場、雨天球場、石橋、蓄水池、游泳池、電燈廠、醫院、銀行、郵務處、校警室、小商店……等建築物，儼然一小都市，規模宏大，設備週至，在全國中等學校中，確是首屈一指。至於收費方面，中學生只收膳費，學宿費都免，師範生連膳費也免；師範生和中學生，所需用的被席蚊帳，一概由學校供給。

一九一八年，陳嘉庚在太平、檳城兩地，開設橡皮製造廠。同時在新嘉坡創辦華僑中學，自捐六萬元。

那時候新嘉坡有個美國人，打算創辦一所大學，請陳嘉庚資助，陳嘉庚慨捐十萬金，但以該大學須兼設中文功課，華人入學的，至少須先讀中文二年為條件。陳嘉庚是那樣的卓然而有主旨呀！

一九一九年的春天，陳嘉庚將在南洋所有的不動產，計新嘉坡店屋貨棧基地面積一百五十萬方呎，及橡樹園七千畝，捐作集美學校永遠的基業。並預立遺囑，托新嘉坡中華總商會於將來代理收款，因為英國殖民地政府條例，私人的遺產，無永遠的承繼權，只有公益善舉的遺產，才可以永由公共的團體代為保管承繼啊！

移私產作公產，變更簿記各項手續既料理完畢，陳嘉庚第五次回到了集美，開辦商業學校、女子師範學校和幼稚師範學校，而將在南洋所有的商務，交給他的弟弟敬賢去掌理，打算久住家鄉，致力辦學，不再南渡操心工商業了。

七 創辦廈門大學

這年，中國人民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進行反帝國主義反賣國賊漢奸的「五四」運動發生了。陳嘉庚深深地覺到專制之積弊未除，共和之建設未備，……」（註一）又以為閩省關處海隅，土地既確瘠，人民又貧窮，不但專門人材短少，而且中等學校教師也極缺乏；因為到遠方去游學，所費極重，大都是辦不到的，若期待政府在省內興辦大學，又不知要期待到什麼時候；所以就在那年九月間，假設廈門陳氏大宗祠，傳集各界，舉行大會，倡辦廈門大學，並自認捐開辦費一百萬元，經常費三百萬元。

會中，陳嘉庚曾發表極其慷慨激切的演說：

「金錢是由我辛苦得來的，也應該由我慷慨地指出去，公餘事更要緊，何必留下來給子孫用？我們中國人優秀的性質，不在東西洋人之下，所以到處經營事業，每能立志競爭；不過只知道在權利上競爭，却不知道在義務上競爭，羣德不進，以致國家衰弱，人民貧苦。我們又怎可漠不

關心，而不竭盡義務呢？」

還有更沉痛的話：

「唉啊，我國不爭氣，強鄰日本起了野心。福建受創最大，所以痛恨也最深。試看我們福建省的左臂台灣，在二十年前，已經斷喪了！野心家得臨望蜀，蠢蠢思動，假如不趁早自己猛省，後悔是來不及了！果能抱定宗旨進行，那野心家縱使能够剝去我們的肉，也不能傷害我們的生存，能够打斷我們的手臂，也不能得到我們的心。民心不死，國脈還在，以四萬萬的人民，絕沒有甘居人下，任人奴役宰割的道理。今日如果不達到目的，還有來日，本身如果不達到目的，還有子孫。怕什麼呢？」

於是陳嘉庚四出查勘地址，以為大學校舍，建在演武場最為適宜，因為那裏背山面海，坐北向南，風景既秀美，地場又廣大，是備將來擴充。遂向政府請准撥地四分之一作大學校址，親自監工建築一字形校舍，在一九二一年「五九」國恥紀念日舉行奠基禮。

演武場左右及後方墳墓石塊不少，大的高約十多尺，周圍數十尺，陳嘉庚叫石工開採作校舍基址及築牆之用，不但堅固，而且整齊美觀。可是墓主知道了，都走來交涉：

「那裏的石塊風水天成，各有名稱，萬萬不得開鑿！」

陳嘉庚婉言解釋，沒有效力，只得暫時停工。待到他們去了以後，立即再動起工來，而且加緊的工作，兩三天後便已大半破壞完成了。

數個月後，打算再建築另一座的校舍，不得不把原有的墳墓遷移，來做屋址。於是陳嘉庚將演武場後面那些公私墳墓，立牌標記，並在廈門各報登啓事，規定津貼遷移的費用，請各墓主趁日遷移，如不自動遷移，將代爲辦理。同時在數里外的山腰間買到了一段空地，準備作移葬的所在。初時雖曾遭遇多少的困難，後來進行漸漸順利，不致再發生其他的事了。

陳嘉庚爲着振興教育，不但出錢，而且出力，就是出錢和出力在進行時還要遇到重重的阻礙，如果不是有毅力和決心的話，是不容易做得成功的。

廈門大學既已開辦，陳嘉庚又在集美創辦女子師範及水產航海學校。兩校學生待遇與師範生相同，學、膳、宿各費都免收。並向德國購買全副機器，在廈門製造漁船一艘，給學生出海實習；後來又從法國購到撈魚船一艘，來廈門撈魚。

那時候有個外國人問陳嘉庚爲什麼要傾家辦學，陳嘉庚慷慨地說：

「人生在世，除了爲個人生活打算，更要爲國家爲人民來奮鬥！我自知是個愚庸的人，沒有什麼本領可以貢獻給國家，給人民，只得將逐年經商得到的錢，捐獻出來。我是個福建人，對

於福建的事情自然比較熟悉；我覺得福建的教育，已經衰敗不堪了，興辦學校，作育人材，實在是一樁急不容緩的事啊！」

（註一）見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陳嘉庚爲籌辦廈門大學假座廈門浮嶼角陳氏祠堂召開特別大會所發出的通告。

八「辦工廠好比辦師範學校」

查閩南富僑，在南洋不下數千家，可惜有些已被異族所同化，「樂不思蜀」，絕沒有祖國的觀念；有些雖不忘家鄉，挾資回里，也不過建築一座華麗的大廈，納妾蓄婢，錦衣玉食，交結權貴，窮奢極侈，敗壞風俗，或是放歛借貸，購買田地，坐獲高利息，絕沒有民主的觀念。而且田地有限，原是農村的生命錢，一歸地主，農民便不能自存了！至於貧民借債，更是經不起高利息的剝削，結果押產盡被拆吞，流弊萬端，都是富僑所賜給的。

除此以外，願意在故鄉捐資辦學的，却是微乎其微。當一九二〇年，陳嘉庚還在集美的時候，爲了普及和改善閩南教育，曾設立教育推廣部，派人到各縣去調查，有小學辦理不善，經費缺乏的，則斥資補助，並改善它，或者在當地另外設立一棟範小學來領導它們。

教育推廣部設立以後，陳嘉庚復在同安縣提倡十年普及教育，向南洋同僑籌募年捐，按每年增辦小學二十校，每校每年平均補助經常費一千元，十年後全縣教育可以普及。推行了兩年

(一九二二——二三)，創辦四十餘校，但收款時却互相觀望或推諉，甚且有的拒絕照交，陳嘉庚只好自己墊出，而原定計劃，也就不得不中輟了。

一九二二年三月，陳嘉庚因胞弟敬賢得病回里，不得不作第六次的南行。本擬在新加坡稍住幾個月，再行回鄉；可是到了新加坡以後，看見生橡皮製品營業的競爭很是劇烈，以致利益和從前大不相同了；陳嘉庚想到廈大和集美兩校，都正在建築擴充，所需費用，多半靠這一途的利潤，所以不得不取消歸意，再在南洋久住下來，而將在祖國辦學的事委托敬賢料理。

決心既定，陳嘉庚即前往馬來亞，在峇株巴轄、麻坡、巴雙、峇株牙惹、怡保、江沙、實叻、太平、霹靂等地開設生橡皮分廠。第二年，更在新加坡及馬來各地，遍設橡皮製品製造廠，製造車輪胎、醫用具、膠靴、膠鞋及其他各種日用品，並自設分店推售——先在馬來亞及爪哇、蘇門答臘各大埠，開設十多所的分店，後來又在香港、上海等國內各大都市開設分店數十所，在南洋各大商埠增設分店十餘所，共計在亞洲各地，開設分店約八十所。

當時膠業正在全盛時期，陳嘉庚在新加坡所設的生橡皮製造廠不惜墊資擴充設備，工人約有一萬餘，多半是華僑。陳嘉庚以爲日本一小國，尙且有大小膠廠四百多所，以我國土地的廣大，竟還沒有一所規模相當的膠廠，所以早就有意在新加坡訓練製造橡皮熟品的員工，使將來回國可

以發展膠業。他曾對人家說：

「我創辦橡皮製品製造廠，訓練職工，好比創辦師範學校，訓練師範生那樣，有着相同的旨趣！」

陳嘉庚的為人，樸實謙遜，態度嚴正而靜默，心力強毅而銳敏，不隨便說話和嘻笑，利害燭於幾先，計劃定於剎那，臨難不驚，功成不居，治事勤勞，更不是平常人所能夠比得上的；他每天早起後，一定親到製造廠去督察一切；到了星期日，大多數的人，都想休息了，但是他却乘着這良好的機會，到橡皮園去檢閱一週，從來不肯把時光來虛擲。

膠業有了餘利，陳嘉庚更在新加坡創辦餅乾、肥皂、皮革等工廠，規模都很宏大，設備也很周全。這時陳嘉庚只有五十三歲，可以說，是他一生經營實業，到了登峯造極的時候。

橡皮製品營業的發達既如上所述，爲提倡女子教育和幼稚教育起見，陳嘉庚又在集美創辦女子中學和幼稚園，那時是一九二一年。

我國一向號稱是以農立國的國家，但因為科學落後，水利未興，困循苟且，不加改良，以致收穫不豐，民生困苦。陳嘉庚看到閩省地雖臨海，農業實佔一大部份，可惜還沒有專門學校來研究它，改良它，特於一九二三年去函吩咐集美校長葉淵，在天馬山麓擇地開辦一所農業學校，籌

備建築等計費去十餘萬元。

陳嘉庚知道大學需費浩大，要謀發展，恐怕不是一個人的能力所能做得到，所以他曾在新加坡並會特地向往爪哇各地爲廈門大學募捐，有同僑數人，擁資數千萬的，年紀已老，都沒有子孫可以承繼他的產業，但竟分文不肯捐助。幸虧在這一年（一九二三），陳嘉庚的生橡皮廠得利四百萬元，立即寫信告訴廈大，集美兩校校長，決定自明年起增加經費，擴充設備。並打算在廈門、福州、上海三處捐建圖書館。

那時候陳嘉庚尚有資產，計算起來，大約有一千二百萬元，又擁有橡皮園一萬五千畝，每畝現年入息最少五十元，全年共計至少七十五萬元，其他各種營業的入息也不少，自以爲每年負擔教育經費一百多萬元，還是綽有餘裕啊！